

论迟子建小说创作中温情世相的意蕴分析

韩丽娜

日照市新营中学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以她“忧伤而不绝望”的温情写作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她所构筑的百态的温情世相包括人性本善的生命本色，辛酸生活中的人性困境以及人性的异化等多样的意蕴。面对质疑和诟病，迟子建始终坚信人性本善，为人们探索出摆脱困境的途径，实现了温情的回归，充分展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她作为文人的社会担当。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温情；意蕴；坚守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4.060

引言

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从《北极村童话》到《树下》再到近年的《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烟火漫卷》，她以极地之女的敏锐洞察世事沧桑，用温婉的笔触表现百态世相，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挖掘人性的真善美，传递着至上至善的人间温情，形成了她独特的“忧伤而不绝望”的温情的写作风格。本文拟从迟子建小说所创作的温情世相分析其所包含的意蕴，主要从忧伤而不绝望的温情基调、温情世相的意蕴分析、以及温情的回归与坚守三个方面作

一、忧伤而不绝望的温情基调

迟子建以“忧伤而不绝望”为其温情写作的基调，这种温情写作风格与她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而她坚持温情主义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在文坛上占有何种地位，只是安静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

（一）“温情”的基本涵义

“温情”一词不同于温暖，也不等于人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温情”指的是“温柔的情感，温和的态度”，迟子建以其温婉的笔触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情的世界，她将目光集中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着力表现这些平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他们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中展现世事沧桑，捕捉他们最真实的情感。迟子建笔下的温情是以“忧伤而不绝望”为基调，她自己也说过：“‘忧伤’可以说是我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二）迟子建的个人经历和她的温情写作

她的“温情”与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幼年与父母分离，长大后父亲和祖父的先后去世，以及无以复加

的丧夫之痛，让她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生离死别，但这种深切的悲痛并没有泯灭她生活的希望，而是将其痛苦慢慢沉淀，使她对普通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以其随遇而安的超然与平和的人生态度以及悲天悯人的人生情怀关照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极力表现对人性关怀和人性的真善美，从而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就奠定了她小说创作充满爱与温情的基调。

（三）迟子建温情写作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苏童曾经说过“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剔透的文字风格”，与主流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她有足够的空间去思考，安静地描绘自己的精神世界。“……总之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不考虑在女性文坛和整个文坛究竟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二、温情世相的意蕴分析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百态的世相意蕴丰富，他们都是温情的化身，是温情的独特表达，从故乡和大自然中传递简单而又温暖的人性真善美，再到通过人生苦难和死亡的辛酸中透视人性的坚韧，抑或是通过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的批判将温情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层面，这世间万象也激起了我们对温情的向往。

（一）温暖自然的生命本色——人性的真善美

中国最北端的边陲小镇，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美丽的极光，常年的冰雪，滔滔的黑龙江水……大自然和故乡是迟子建的精神家园，北极村里的人和事是她创作的生长点，迟子建在《从山峦到海洋》的短文中曾说过“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有了故土，就如同有了根，而有了大自然，这树就会发芽了。”这种“故土情结”延续着现代文学的乡土小说创作传统，展现了北国独特的风光，成为当代文学世界中的异域风情。

她初期的作品比如《北极村童话》《秧歌》《白银那》《逝川》等就典型的体现了人类温暖自然的生命本色。在北极村的童话世界里，有姥姥、姥爷、智力障碍者、小舅、小姨、奶奶……数不清的回忆，说不完的故事，流不尽的江水。迟子建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五彩缤纷的童年生活和故乡的风土人情，一个和谐的人类原始社会尽显人性本善的信仰和坚守。

（二）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人性陷入人生困境

迟子建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经历过人生的生离死别，而与早期作品侧重于表现人性的美好，怀念追忆故乡温暖的人情相比，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及其创作理念的成熟，她逐渐将个人的悲痛升华为对人间普遍的苦痛的挖掘和展现，倾向于揭示隐藏在社会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这种生存状态是发人深省的。在迟子建看来，“幸福是一种错觉，而辛酸才是人的真实处境。所以人们在遭逢幸福时总是像白痴一样无所作为，而在辛酸生活的激发和压榨下，却能焕发出夺目的艺术才情和思想光辉。”

对于小人物来说，他们无力反驳命运，只能含着泪水低头舔舐自己的伤口，将痛苦咽进肚子里去，然后为了生存继续耕耘。她的小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写下层人的生活的”她的视角并不同于其他作家竭力揭示社会的黑暗、堕落和残忍，她用了另一种方式，通过这些消极面透视出底层社会中更加恒远的爱、顽强、坚韧和感恩。

迟子建是中国第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是迟子建小说的代表作，是她自我精神升华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她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救赎。作品深刻地表现的矿难题材极具现实意义，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将他们生活的辛酸苦辣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评家谢冕在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会上，这样宣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作品的整体基调是深沉暗淡的，但最后结尾处作者用了一个浪漫主意的笔法来稀释了生活的苦难，以其坚强和乐观带给我们生活的温馨，给生者以希望。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除了表现人间的苦难，在她的作品中死亡题材也很常见，迟子建经历了人生太多的生

离死别，在她的小说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生命易逝的悲凉，她对死亡的书写超越了自己的命运坎坷，上升到人间普遍共同的层面，用悲悯的大爱关照着苍凉的命运和广阔纷繁的时代。

迟子建的长篇处女作《树下》体现了迟子建面对死亡和人生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集中展现了作者的死亡观。这部长篇取材于现实，以七斗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悲欢离合，小说中死亡人数达15人，并且大部分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这里没有呼天抢地的哀恸，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深恶痛绝的憎恨，只是弥漫着淡淡的哀伤和对死亡豁达的接受。

在这部时隔近二十年之久的长篇巨作《白雪乌鸦》中，作者又大量地表现死亡，一场鼠疫带来的灾难肆虐东北，小说中依然不缺少对于人性的光辉与温情的书写，在这场灾难中，有那么多的平凡人为遏制鼠疫蔓延倾尽全力，甚至是生命，我们看到的是在死亡威胁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暖暖的亲情友情和乡情，我们可以看到对温情的书写已经成了迟子建的叙述信仰。

在迟子建的温情世界里，苦难和死亡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是其温情的重要表现，每个灵魂都可以通往天堂，走向新生。

（三）温情背后的冷峻——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在经历过丧夫之痛后，迟子建的创作渐渐走向成熟和多元，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就像西慧玲所说“在她善良如初、温情依旧的笔下，我们却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冰冷的寒意”。在早期的创作中，迟子建小说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即便后来多了对于人生苦难和死亡的揭露，对于人性的弱点更多地还是流露出痛惜和怜爱，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于人性恶的揭露和批判力度加强，此时，迟子建对于人性恶的表现变得不留余地，也更加彻底决绝。

《白雪乌鸦》中翟役生在鼠疫暴发后竟然开始囤积棺材企图日后发国难财，天天盼望着傅家甸的人都死光，还有同样可恶的纪永和，迟子建将他的丑陋暴露无遗，强烈地批判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

《越过云层的晴朗》以一条大黄狗作为出发点来表现社会生活人情百态，将有人性的狗与没人性的人进行对比，更加突出表现人性的卑劣和丑陋。

这是迟子建对于温情描写的独特的一面，在她温情写作大的背景下也自然表现出特别的意蕴，作者着力表现这些人性的丑陋不堪，揭露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这些流露在温情背后看似冷酷无情的批判实质上是作者对现

代人良知的拷问和人性善的呼唤。

三、温情的回归与坚守

迟子建小说无论是写善还是写恶，最终都会回归到温情，用人性的真善美唤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以逃脱残酷冰冷的现实。面对质疑和诟病，始终将温情写作作为自己的艺术坚守。她用她的文字给在浮躁社会中苦苦挣扎的我们以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一）温情的回归

温情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标志性特点，她在经历过生死别的深切悲痛之后将个人的哀伤与民众苦痛融汇在一起，始终“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迟子建自己说过，“如果我们仅仅把一个伤口挑开来看，就像一个医生不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弃置在病床上不顾一样，是不负责任的。但不管是医生也好，作家也好，我是期望能够做一些关怀性的工作”。她期望用真善美来唤起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由残酷冰冷的现实回归到温情世相。

（二）温情的坚守

但是迟子建的温情似乎常常给人一种批判力度不够的一种错觉，就引起了评论家的质疑“迟子建的善良和纯情也阻碍了她的笔触向人类的劣根性、向文明断层的痛处延展，使她不足以构成对当下文明危困和精神危机的有力冲击和挑战。……这一让，就让过了惊心动魄的一种悸动，让过了刻骨铭心的一种痛。”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的史诗，讲述了鄂温克族的生存现状和文化变迁，这部小说中不乏温柔诗意的抒情和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但它同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思想性，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迟子建有着坚定地艺术立场，就算她作品中的“温情”遭人质疑，她始终不放弃对于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她有着一如既往的温情品质，没有屈从于评论家的质疑甚至诟病，始终坚守着温情的创作风格，她说“至于温情的过多表达造成了我作品的某种局限，我想主要原因还不在温情本身，而在于我表达温情时有时力量过弱，还没达到‘绚烂为平淡’的那种功力。”这种谦虚不断激励着她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创作出成熟优秀的文学作品。

（三）温情的力量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商品化时代中，有些文学作品就像商品一样，具有了物质性，一味地迎合大众的趣味，就使得当代文学作品整体水平的文学性降低，而变得低俗化。迟子建用她的悲悯之心为我们寻找人间的温情

与感动，她的作品温暖着众多的生命，正如苏童评价迟子建“她的手从来都是摊开着，喜悦地接受着雨露阳光”，她的文字在对那片黑土地的热爱中渗透出生命的厚重和力量，她的文字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悲苦，侵染了人间悲喜的沧桑感。那些生活在她的温情世界中的人们是幸福的，因为迟子建会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我们这些读者也是幸福的，因为现在的我们还有一个为我们传递温情的优秀作家，让我们坚信人性本善，带给我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向上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迟子建. 斯人独憔悴, 北方的盐[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 [2] 迟子建. 我伴我走·日记[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 [3] 苏童. 关于迟子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 (1).
- [4] 迟子建、闫秋红. “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 小说评论, 2002, (2).
- [5] 迟子建、周景雷. 文学的第三地[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 (4).
- [6] 徐坤. 重重帘幕遮灯一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J]. 作家, 1997, (8).
- [7] 文能、迟子建. 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J]. 花城, 1998, (1).
- [8] 西慧玲. 温暖中的寒意——2003迟子建小说新作解析[J]. 当代文坛, 2004, (3).
- [9] 蒋子丹.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及其他[J]. 读书, 2005, (10).
- [10] 迟子建、阿城、张英. 温情的力量——迟子建访谈录[J]. 作家, 1999, (3).
- [11] 李苑. 迟子建: “提着文学这盏灯, 你就不怕一个人走夜路”[J]. 光明日报, 2013-2-19.
- [12] 姜桂华. 执著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J]. 当代作家评论, 2004, (3): 92.
- [13] 傅修海. 呓语·诗意·怀想——迟子建的小说艺术及其价值评估[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5).

作者简介: 韩丽娜, 女, 1991年10月, 汉族, 山东日照人, 本科, 二级教师, 日照市新营中学, 邮编276800.